

推理
MYSTERY
芦春良品

A

U

I

D

Y



奎因侦探推理小说

The Door
Between

生死之门

「美」埃勒里·奎因著 韩长清译

Frederic Dannay
"Ellery Queen"

—
Ellery Queen
—
L. Kemper B. Le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死之门

(美国) 埃勒里·奎因 著

韩长清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之门/(美)奎因(Queen,E.)著;韩长清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2

(奎因推理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204 - 09958 - 0

I. 生… II. ①奎…②韩…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482 号

THE DOOR BETWEEN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37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renew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5 - 2008 - 006 号

生死之门

(美)埃勒里·奎因 著

韩长清 译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958 - 0/I · 2032

定 价 14.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序

美国推理小说家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作为黄金时代三大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被推理小说迷奉为圭璧,成为推理小说史上无法跳过的经典。

1999年《奎因现代侦探小说集》的出版,使得广大中国读者能真正感受到这位推理小说大师的魅力。事隔十年,《岁月·推理》杂志社携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再次推出埃勒里·奎因的十部作品,其中包含了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埃及十字架之谜》(The Egyptian Cross Mystery, 1932)和《恶之源》(The Origin of Evil, 1951),对于喜爱奎因的推理小说迷来说,不啻为一件当浮大白的快事。

1941年,埃勒里·奎因创办了著名的《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QMM),奎因本人为这份杂志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将侦探小说作家的眼界提升到真正的文学高度……鼓励同行创作优秀作品并为之提供展示场所……发掘立志在此邻域有所建树的新作家。”创办杂志,是埃勒里·奎因除了创作之外对推理小说的又一大贡献。

《岁月·推理》杂志自2006年创刊以来,在大力扶植、培育原创推理作者之外,也不遗余力地向读者推介国外优秀的推理作品。我

们在策划推理书系时，将其分为“原创”和“经典”两大系列，两年来陆续推出了十多部原创系列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原创推理作者。推理书系作为一个品牌可谓深入人心，现在推出经典系列也正得其时。

将奎因作品作为推理书系经典系列的首部曲，可说是再合适不过。无论是作为推理小说迷，还是媒体出版人，我们都能深深感到这种仿佛命运冥冥注定的奇缘巧合，也许这也算是中国推理小说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翻开这一页，去尽情享受推理小说带来的乐趣吧，就像奎因在他的小说里反复提到的那样——“狩猎愉快”！

推理盛宴才刚刚开始。

《岁月·推理》编辑部

奎因式推理风暴中的惊人诡计

——《生死之门》导读

“我父亲寻找证据，我寻找真理。”

——埃勒里·奎因

1

在我心中，唯一能和岛田庄司并称为“推理之神”的就是埃勒里·奎因。当然，若以此称号的字面意义为准，则奎因更加名副其实。但是，推理小说的百年发展，却与其所谓的“推理”不甚吻合。当大多数作家还在为一个密室诡计绞尽脑汁的时候，奎因已经从细微之处作出了如手术刀般的精准推理。能将推理小说中的“推理”部分演绎到极致的，唯有奎因二人而已。

读者们在阅读西方的克里斯蒂或者日本的横沟正史等作家的作品时候，时常是对于其中的诡计赞叹不已，却鲜有对于结尾处如何推导出“凶手是谁”的部分印象不深。就算是黄金三杰之一的卡尔，亦鲜有几部作品能通过纯粹的逻辑推理能锁定唯一的凶手。此时，作者便须另外设定证据来以示“必然是此人通过此种诡计犯罪”，而所谓的证据也通常是之前未曾发现的物理性证据，对于读者而言颇嫌不公。又或者，在名侦探的解说后，凶手霎时精神崩溃，若非主动认罪，便制造一个自尽的结局以求完满。

但是在我的理论中，一桩命案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成为一个“不动点”——唯一的点。也就是说，只有作者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并且制造出只有其人才能完成犯罪的制约条件，那么我才能承认作者的解答是完美的“不动点”。可惜的是，很少有推理

小说能够做到这点。而一向苛求完美的我屡次想挑战奎因的作品、试图在其中寻找到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便愈发感受到奎因的强大之处。

当我们尚在讶异为何凶手是他(她)的时候，奎因已经将所有反面的线索清理干净了。也因此，奎因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具有公平性的“挑战读者”的“推理”小说！当我们看完荡气回肠的推理部分，在回溯整个案件的时候，不仅会惊讶地发现奎因已经将所有线索都呈现在我们面前，还会惊讶地发现除了这条推理线路之外，其他的推理或者妄测均通往死胡同。这就是奎因的伟大之处。而这本《生死之门》亦是“奎因推理流”的水准之作。

2

——当关系异常复杂的三人即将组合成一个新家的时候，谋杀不期而至：知名女作家卡伦·利思陈尸在自己的卧室中。

——现场是一个由三部分组合的难解密室：唯一的过道上有人监视；通往屋顶阁楼的门是关闭的；而窗户外面则有粗铁棒制成的栅栏。

——养女伊娃·麦可卢尔意外来到现场，并且成为唯一可以犯罪的人；但是侦探特里·林的介入，让事件愈发复杂。

——而屋顶的阁楼却被发现是一个私人的牢房！其内紧闭着的究竟是谁？与卡伦·利思之死又有什么关系？（这个情节不由让我想起了奎因的另一部名作《半途之屋》。）

以上便是《生死之门》的粗略情节。读完本书，我们另可发现奎因不仅在推理上做到了极致，并且还写出了一个由多重华丽诡计所构建的不可能犯罪事件！

俗语说，“人无完人。”奎因虽然在推理演绎上达到了其他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但是为人诟病的便是他那脆弱的诡计设定，甚至在某些小说中凶手并未使用任何刻意的诡计，撑起整部小说的完全靠着丝丝入扣（甚至有点神乎其技）的EQ式演绎法，比如雷恩系列

中的《Z之悲剧》。就算是包含密室和不可能犯罪的作品中，也很难找出可与卡尔的《三口棺材》、《绿胶囊之谜》媲美的诡计。也因此，很多评论家认为《中国橘子之谜》中的密室纯属多此一举，甚至让作品减分。

但是，当惊艳的诡计和出神入化的推理结合起来，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请读者诸君务必一读《生死之门》。书中的密室其不可能性极高，并且所用的诡计也足以令人拍案叫绝。

所以正如岛田庄司在《黑暗坡的食人树》中所说的：“你要做的，只是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而已。”只要奎因愿意，就能写出很好的诡计。

3

然而，仅仅依靠一个华丽的诡计和数个读者早已习惯了的EQ式推理，能否撑起一部一流杰作？奎因的回答是不能，因为在结尾处作者又另外安排了更让人赞叹的诡计与完美逻辑。是的，就是“多重解答”（个人感觉，这个安排与《匣中的失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起多重解答，脑海中立即会浮现《毒巧克力命案》、《特伦特的最后一案》以及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然而，正如密室产生得太多，以致读者或多或少会产生审美疲劳一样，多重的解答也是否仅仅是为了解答而解答？这不由让人想到了麻耶雄嵩的《鵠》，无数的读者诟病此作的第二重解答完全是多此一举，可有可无。那么《生死之门》是否也是如此？

我想并非如此。

作者为何要写多重解答？一种原因是基于之前的部分成色不足，想在最后掀起狂澜。另一种原因则是纯粹的由读者引起的“误解”。也就是说，作者并未写出多重解答。然而为何会有多重解答的误读呢？乃是因为多重解答实则是一重解答。

《生死之门》中的两重解答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完整无瑕的共同

体。第一重解答虽然说明了一些事情，但是无法说明另外一些疑点（奎因不会弃置那些疑点不顾）；而第二重解答则正好将这些疑点补充完毕，并且在推断核心问题——谁是凶手？用什么方法犯罪？——上达到惊人的吻合和重叠。由于在此不想过多的讨论《生死之门》中两重解答的关联，以免泄露天机，所以我只能说，奎因的多重解答，也完全是合乎其严密的逻辑性的。

4

一九三七年的奎因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之前已经有《希腊棺材之谜》、《法国白粉之谜》、《X之悲剧》、《Y之悲剧》等名垂千古的作品诞生。早已青史留名的奎因究竟如何继续以招牌式的惊愕推理震撼读者？又如何挑战自己所不擅长的诡计流？最后又如何在推理和诡计的漩涡之中构架起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令人回味无穷的大逆转？请读者看完《生死之门》，便有答案。

御手洗熊猫

人物列表

卡伦·利思——文学界名人
娟见——卡伦的日本女仆
埃勒里·奎因——侦探
布谢尔——出版商
约翰·麦克卢尔医生——卡伦的未婚夫，癌症专家
伊娃·麦克卢尔——麦克卢尔医生的女儿
伊瑟·利思——卡伦的姐姐
理查德·斯科特医生——伊娃的未婚夫
吉尼瓦·奥马拉——卡伦的白人女仆
特里·林——私人侦探
吉福伊尔——警探
奎因巡官——埃勒里·奎因的父亲
维利巡佐——奎因巡官助手
普鲁蒂医生——法医
弗林特、皮戈特、哈格斯通、里特——警察
德朱纳——埃勒里·奎因家男仆
莫雷尔——卡伦的律师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 章	(1)
第二 章	(9)
第三 章.....	(21)
第四 章.....	(32)
第五 章.....	(38)
第六 章.....	(42)

第二部

第七 章.....	(51)
第八 章.....	(59)
第九 章.....	(68)
第十 章.....	(80)
第十一章.....	(90)

第三部

第十二章.....	(97)
第十三章	(103)
第十四章	(113)
第十五章	(121)
第十六章	(133)

第四部

第十七章	(145)
第十八章	(155)
第十九章	(165)
第二十章	(176)
第二十一章	(183)

第五部

第二十二章	(193)
第二十三章	(206)
第二十四章	(217)

第一部

第一章

当卡伦·利思赢得美国文学大奖时，她的心怀感激的出版商成功地哄得这位女主角公开露面，让每一个人，包括出版商自己惊奇不已。

更让人惊奇的是，利思小姐允许，在她位于华盛顿广场整洁屋子后面的日本式花园里，演出那无多少实质的神秘剧。

许多重要的人来了，让那些不重要的人显得像是蛋糕上的葡萄干；人人都很高兴，尤其是利思小姐的出版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合同作家中最难对付的一员，竟会同意让她展出——还是在她自己的花园里！

但赢得文学奖似乎使这位娇小、腼腆、姿色不减的女人激动不安。她1927年悄然从日本来，把自己关在华盛顿广场的屋子不透明的墙后，从她的庇护所里发出惊人华美的长篇小说来；少数以前见过她的人肯定地说，他们从未见过她如此激动和友好。

但这群人中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未见过卡伦·利思，这使得她的社交聚会成了首次露面的意味更多于庆贺成功。作为一个出了

名胆怯得像小鸟一样的妇女，她很好地经受住了磨难。实际上，她似乎向人们的注目挑战，因为她在她柔弱的苗条身材上披上了一件华丽的日本和服，把她深黑的头发向后梳成松松的日本式的优美高髻。就连在场的最爱挑剔的绅士们也都“投降缴械”；卡伦穿着那身古雅服装，举止那般优美得体，这些绅士们明白，看似一种挑战的东西根本算不上，明白她身着日本装束比她穿第五大街女服女帽商店里的裙服更为自在，象牙和玉制饰针像王冠上的宝石饰物插在她的头发上。那晚卡伦确实堂皇高贵，接待客人时兴奋之情含而不露，如同加冕典礼上的女王，从容镇静，熟练自如。

这位《八朵云起》的驰名作者羽毛般轻小的身子，正如一位爱写诗的绅士所说，一阵微风会把她吹倒，一阵大风会把她刮跑。她的双颊在那奇特的精心制作的化妆品下苍白凹陷。实际上，她看上去有病，在她的姿势中有种不固定的特性，使人想到神经衰弱引起的疲劳。

只有她的一双眼睛是有生气的：呈灰色，高加索人的眼睛，闪闪发光，而在紫罗兰色的眼窝里又有点隐蔽，像是它们在她神秘的过去在什么地方学会了回避打击。女士们以少见的宽宏大量一致认同，她具有一种相当奇特的美，更多具有非人间性质，并且永不显老，几乎像是一件东方瓷器或是她的一部奇异的长篇小说。

卡伦·利思就是她这样，每个人都同意；但她究竟是什么样，又没人知晓，因为她从不外出，像个修女守在她家中和花园里。而由于屋子外人进不去，花园墙又高，她个人生平的详情极度缺乏，只知道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移居国外的美国人的女儿，这美国人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直至死，而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日本度过。这几乎就是一切。

卡伦正在外国式花园角落里的一个小亭子里接待仰慕者，按照一种叫做茶道的日本仪式备茶。她把那奇怪的声音很容易地发出来，几乎像是英语是她学得的语言而不是继承。她的女孩似的

手忙着在一只形制相当粗糙的上了年代的朝鲜厚陶钵里搅拌。一个身着日本服饰的有了把年纪的东方妇女默不作声地站在她身后，像是一尊保护神。

“她叫绢见，”卡伦在回答有关这位老妇人的一个问题时说。“最亲爱、最善良的人。她跟我一道——哦，很久了。”一时间卡伦漂亮、疲惫的面孔莫名其妙地阴郁下来。

“她看上去像日本人，然而并不是，”亭子里一群人中的一个说。“她多娇小呀！”

卡伦用“嘘”声说了什么，他们都认为那是日语，于是那老妇人鞠一躬，脚步笃笃地走了开去。

“她完全听得懂英语，”卡伦抱歉地说，“虽说她从没学会流利地说……她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她出身于琉球群岛。你知道，那是一群岛，位于东中国海的边缘，在台湾——你们称作福摩萨——和日本本土之间。他们比日本人还要矮小，但更匀称。”

“我原就觉得她不十分像日本人。”

“在人种学家之间存在着关于这支人种的问题。据说琉球人有着日本阿伊努人^①的血统——他们毛发更多，鼻子更好看，颧骨不太平，像你们看到的这样。他们是世界上最和善的民族。”

一个个子略高、戴着夹鼻眼镜的年轻人说：“和善不和善要看行动。他们怎样和善，利思小姐？”

“哦，”卡伦带着少见的微笑说，“我相信，琉球人三百年来没使用过致命武器。”

“那么说，我完全拥护琉球人。”那个子略高的年轻人悔改地说，“一个没有杀戮的乐园！听来令人难以置信。”

“并且根本不具日本人的特征，据我看。”卡伦的出版商插话。

卡伦瞥了他一眼，然后把茶钵给大家传递。一个文学记者问

① 阿伊努人，亦称虾夷人，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人在世界已知人种中体毛最盛，男人络腮胡须浓重，妇女沿嘴边亦有髭状痕迹。现几乎已无纯血统阿伊努人。

了一个问题。

“尝尝。……不，我不记得拉夫卡迪奥·哈恩。他死时我才七岁。但我父亲很了解他——他们一起在帝国大学教书。……这有味道吧？”

有味道的是反话，不是茶。因为第一个接钵的那个个子略高、戴夹鼻眼镜的年轻人，名字叫奎因，他作为一名侦探小说作家出席无足轻重。

但那时奎因先生不会被料知察觉那反话，认识到是在稍后，在不是那么愉快的环境下。那会儿他说茶味道是好，虽说私下里他认为它是一团龌龊难闻的东西，把那钵子传给他的邻座，一个大猩猩般丑陋、带着学生弯背的中年男子，那人谢绝了，把它往下传。

“我会和你分享一切，”那大个子可怜地对卡伦解释，“除了病菌。”

大伙儿都笑了，因为这是个公开的秘密，约翰·麦克卢尔医生比世上任何其他人对卡伦·利思了解得更多，并且确实，不久他便提议要更多了解。他那肥厚眼窝里的淡蓝色眼睛很少离开卡伦的面孔。

“嗨，医生，”一位女士叫道，她是写有关新英格兰的被禁小说的，“你的身上一点儿诗意也没有！”

麦克卢尔医生回答道：“也没有细菌。”连卡伦也微微笑了。

《世界》杂志的曼宁，他一直在努力回忆拉夫卡迪奥·哈恩死的年份，这时终于说：“别让我烦恼了，利思小姐。这么说，你现在是四十岁左右？”

卡伦开始镇静地搅拌另一钵茶。

“值得注意，”奎因先生低语。“人家告诉我，这是生活开始的年岁。”

卡伦羞怯、警惕的目光落在麦克卢尔医生的胸上。“那是巧合。生活五十岁开始，或是十五岁开始。”她轻吸了一口气。“生活在幸福开始时开始。”

女人们互相看看，知道卡伦的意思；因为她获得了成功并赢得了男人。她们中的一个心怀叵测地问麦克卢尔医生，他怎么看。

“我不再从事产科了^①。”他唐突地说。

“约翰。”卡伦说。

“好吧！”他挥舞着他的粗大的手臂。“我对生命的开始不感兴趣。我对它的结束感兴趣。”

没有人有必要解释他的意思所指，因为麦克卢尔医生是死亡的头号敌人。

有一阵子他们都静止不动。作为经常与死亡搏斗的人，麦克卢尔医生发出间或让人们安静的一股强烈的气味。在他身上有着既肮脏而又干净的某种东西，仿佛哪怕是死亡的尘土一与他接触也被消了毒。人们从石碳酸和白大衣的角度有点不舒服地想到他，就像想到某种秘密邪教的高级祭司。关于他有些传言。

金钱和名声对他来说不感兴趣。也许，正如他业内一些心怀妒忌的人苛刻地评说的那样，因为他这两者都已有了。大部分人对他来说，是些有着在显微镜下爬行意义的昆虫，是些只用于实验室解剖的生物。当他们惹恼他时，他便用他那毛茸茸的消过毒的手焦躁地把他们打倒。

他是个不修边幅、心不在焉的人。没有人记得他什么时候不穿一身老式的棕色服装，没有熨过，脱了毛，一些细绒毛哀怨地在他的双肩上形成了一道边。他是个健壮的人，也是个疲乏的人，尽管他看上去不像他这个年龄，不过他仍然不想把自己弄成看上去像一百岁。

这事奇怪，似是矛盾：这个让人们感觉自己像是敬畏的孩子的人，竟然自己在一切方面是个孩子，除了工作。他生气、无助、与人交往胆怯，对自己给人的印象毫不知觉。

这会儿他恳求地看着卡伦，像一个孩子在紧急情况下看着母

^① 英语中 life 有“生活”和“生命”二义，麦克卢尔医生不愿回答那种问题，故意把它牵扯为“生命何时开始”，那与产科有关。